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八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編　修臣裴　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鰲　圖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征伐

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内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

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湖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

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絶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宫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大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城之内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

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

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於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

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曽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

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揺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下詔罷珠厓

馮奉世上奏曰羌人近在境内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决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𨋀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敵兵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人

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
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
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
久廢不簡鄰敵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
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
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乘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
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
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

有詔益二千人

王莽欲發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

有克獲之功敵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埶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

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糧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邊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邊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代北伐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敵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敵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敵要遮前後危殆

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
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敵人
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東漢光武初晝卧温明殿耿弇入請間曰吏士死傷者
多請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
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来
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
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

言我斬卿脅曰太王哀厚脅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脅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横於都内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

建武三年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大司徒伏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

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邊疆敵人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

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一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兖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域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内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

九年帝使来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大中大夫馬援為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四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

十九年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宮圍之不下帝名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

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延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光武時隗囂發兵拒漢馬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軽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

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

時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臧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七年宫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内國憂其抵突乃令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来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髙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人擊其右如此北敵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黄石公記曰柔能制

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其樂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灾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敵尚強而屯田警備傅聞

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明帝永平十五年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令竇固等共議之耿秉曰昔匈奴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羌人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内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内屬北敵未有釁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

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

章帝即位初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

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
和帝即位初朔部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
于將并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
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
就故令烏桓鮮卑討朔部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
新降虗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
刈南兵又畏可令鮮卑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
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

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朔部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北庭遠來詣臣言北方諸部多欲内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

朔方諸部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北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惟陛下裁哀省

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
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来降故邊人
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簒位變更
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
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西夷其效如此
今幸遭天授朔部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秉因自陳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
為征西将軍與車騎将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

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敵大破之

帝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侍御史魯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畜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

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遠方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大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外域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水草相逐若雜居中國則飛揚難制轉輾無常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絶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

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隂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
被遠方敵國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
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
去塞數千里而欲乗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
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敵而兵已困矣白
山之難不絕如綖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
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柰何復

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

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

安帝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

討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絶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鋭乘

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宫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陳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順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

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糓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皆議遣大将發荆楊兖豫四萬人赴之大将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昔荆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

有還期詔書廹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闘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驪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

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
益州叛羌益州諺曰寇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
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仇此發
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
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
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
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
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

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敵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順帝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武都太守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

曰今西域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人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

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幷州是也西北諸部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

時西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上計掾皇甫規乃上疏求名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先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

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虚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

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
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
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
桓帝詔問護羌校尉段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
甫規張奐各擁强衆不時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
宜可參思術略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
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
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

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强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内路無險析非有燕齊秦趙從横之勢而乆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令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

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靈帝初竇太后臨朝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破羌將軍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

弱易制所以備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强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懐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際西北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塚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

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𠀤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户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

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内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絶其本根不使能植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内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靈帝熹平六年鮮卑檀石槐寇三邊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

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羌人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

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相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

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遠方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茍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

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遠人皇威辱外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

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

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尅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

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

愁苦賦役困羅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
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
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獻帝時奮武將軍公孫瓚怒袁紹殺其從弟越遂出軍
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著
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
爵任崇厚而性本滛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
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

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大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皂囊

施檢文稱詔書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

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絶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伏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

時詔州郡一時罷兵安東將軍陶謙上書曰臣聞懷遠

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黄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啟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日虚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

强榦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
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强寇惟力是
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兾效微功以贖罪負又曰華夏
沸擾於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嘆無日敢
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
蜀先主初法正說曰魏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
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
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偪故耳今策淵

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
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
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
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乃進兵
後主時大司馬蔣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
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
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
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

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地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人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

當帥軍為維鎮繼令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劇

魏太祖初主簿司馬懿言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埶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也太祖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

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旣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不從

太祖時代郡大亂以裴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户口殷衆士馬控絃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

時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否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強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

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强敵太祖横刀於膝作色不聽長史杜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

人將謂殿下避强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時表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辛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荆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相獘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

可克否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内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

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人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

曰善乃許譚平

文帝初即位以賈詡為太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

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

黄初元年劉曄為侍中吴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强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

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折怒救吳必然之

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强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户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名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

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内皆聞之内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為僮隷僕妾吴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吴王權将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内行不順果如曄言

時上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尚欲乗舟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来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侍中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當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鋭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

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

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辛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

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筭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齓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

江而還

時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煦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施罪惡積

大復與關羽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筭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譯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宏旣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

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盡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昕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忕累世詐為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鼂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虞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黄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

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

明帝即位孫資進爵樂陽亭侯時諸葛亮出在南鄭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

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戰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永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存所發興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分兵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慴强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

太和元年征蜀鍾繇以散騎常侍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

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

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懸而難繼實

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

功夫戰士悉作是敵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

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

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

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

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六年公孫淵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自海道幽

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委質不乏職貢而議者先之正使克之無益於國倘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

青龍元年征東將軍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敵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敵大輩然後圍乃得解敵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

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敵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䕶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烟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令敵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敵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

兼爲長詔遂報聽
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劉劭議以爲敵衆新至心專氣鋭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敵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敵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

時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
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
光禄大夫衛臻曰儉所陳平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
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
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公孫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
撫夷戎内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
妄矣儉行軍遂不利
時欲伐吳詔揚烈將軍王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

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陸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絶交絶而吳禽矣

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

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郤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

齊王嘉平四年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

蕪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荆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托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内外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泛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

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
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
功成名立茍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
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
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
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獘天去其
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
落又持重密閒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

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筴也唯有進軍大佃最若完牢可詔𥚃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懐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榖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

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獘可坐筴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

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遐言

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

衆軍於東關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七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征伐

吴大帝初以張紘爲長史從征合肥大帝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强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

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旣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寛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

時魏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吕蒙言於大帝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

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吕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勢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從之

黄龍元年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

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絶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寛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克有

一統矣
公孫淵背盟大帝欲往征之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又
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
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
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
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
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
當世雄桀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

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𨵦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帝用納焉

三年薛綜爲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大帝盛怒

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疎遠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荒亂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

穀稼不殖民習鞶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所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比民物嘉祥日集海内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

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遠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帝遂不行

嘉禾元年公車徵陸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大帝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

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遠服屏在海隅雖託内面與梗化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甞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没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部與國壤地連接

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吴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絶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

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帝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

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帝再覽瑁書嘉其辭理端切遂不行

赤烏四年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大帝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

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内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時弗能用之

烏程侯皓寶鼎元年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晉還說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

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以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強敵新幷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絶

時師旅仍動鎮軍大將軍陸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

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斾之軍令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承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

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險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

晉武帝咸寧五年王濬上疏曰吳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主則强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

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度支尚書杜預及

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預啓請伐吴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縁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

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

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患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

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

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

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愍帝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元帝親征杜弢丞相叅軍
熊遠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
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䰟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
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
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尅用兵之難非
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
勲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

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尅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

東晉元帝初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琅邪國侍郎王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

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絶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朞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

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摇是賊踰我垣墻之内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名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鋭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為陷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

既瞻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

成帝咸康五年庾亮欲開復中原表遣諸軍羅布江沔以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太常蔡謨上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朔之彊弱朔之彊弱繫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内難既平翦

削外寇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今征西將自將大軍席卷河南虎必親率其衆來決勝負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洛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勇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洛水之彊不及大江大江

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熟敵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内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獲利當其時敵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敵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敵水陸異勢便習

不同彼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成帝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北伐詔令攻壽陽征西將軍都督徐兗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蔡謨又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生壁大軍未至

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北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鋭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令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

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

時蘇峻反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襄陽中書侍郎范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致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剪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

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産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噭然悔吝難測臣所至處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漕運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處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之所至處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安終年非心情

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冀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意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氷等詳共集議

武帝寧康間苻堅寇涼州車騎將軍桓沖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幷東部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

然而天未勦絶屢為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邊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谿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

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闚闞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

宋武帝復欲北討行意甚盛奉常鄭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敵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敵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

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

慮敵不敢乘勝過陜遠攝天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筭事

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敵方懼將來永不敢動

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

此既必然江南顒顒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

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

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

之内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

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

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

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

城呂后受匃奴之屖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

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耶

即之事實非敗之謂唯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

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

之患今正宜通好朔部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

願聖鑒察臣愚懷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帝將北討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已久矣請舍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脩復王師再屈自別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敵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

穀帀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敵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元嘉二十九年帝欲更北伐訪之羣臣中庶子何偃議曰内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敵審有殘福烏合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筭無遺而士未精習

緣鎮戍兗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尅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衂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文帝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

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令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内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兾州以北民人向豐兼麥已尚熟因資爲易若中州震動黄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兾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宋主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時祕書監謝靈運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

伐河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没殊類
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
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絶仰
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强敵伺隙預在有識誰
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遣紛京師豈慮託付
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縣河三千翻爲寇
有晩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
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

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閭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絶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燿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乘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

類以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旣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疆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世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敵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部代數齊世敵期餘命盡於來年自

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渴飢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貴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址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彊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

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户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賖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恊以宰輔賢明

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何敵不滅矧伊頑梗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罝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南齊武帝永明末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丹陽令中書郎王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臣

聞情愊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
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鼙鐸以增思肇
植生民厥祥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
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
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皂
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
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極玄綱於頹絶反至道於
澆淳可謂區寓儀刑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

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霾經術疎浅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歳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㑹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鈆駑樂陳涓壒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閒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

轍東鞮獻舞南綠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䛐委
體之懃輶譯猒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剏金城
於西守而蠢爾獯狁敢讎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
故京之奧壇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
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
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
其墮城納其降徒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
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瀚渚之

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璯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存心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焉

時朝廷討雍州刺史王與冉陽令中書郎王融又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卷嘆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飡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禄兩升而宴安昃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

域之人皆相爲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
固等命於梁鵠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鹿凱師勞飲固
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游食荒侮伊瀍天
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内難粮力外虛謡言物情屬當
今會若藉亞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
陵闗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
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
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

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
陳宣帝時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
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用車
騎去長就短非我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
長之術也
趙主劉曜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光禄大夫游子遠
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
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

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為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悦

秦主苻堅妾張氏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

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宫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嘷

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諭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後魏道武帝討姚興問定州大中正李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粮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

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粮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

明元帝聞劉裕死欲取洛陽虎牢滑臺白馬公崔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率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

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如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収淮北之地太宗鋭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畧地也斤曰

宜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令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絶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大怒乃親南巡

太武帝神䴥三年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

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遥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兾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上

從之

太武帝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司徒崔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内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横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

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
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
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
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宜覊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
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
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
李順之徒皆曰自温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
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

漑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住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漑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

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凉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

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司徒崔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閒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

詔問浩曰盖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盖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盖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

時宋劉義隆侵邊遣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距之楚之

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効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摇動遣臣私雝順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懸瓠自鞏洛滑臺敗散已來義隆恥其敗北多加罪罰到彦之削位退同卒伍殺姚聳夫於壽春斬竺靈秀於彭城王休元託疾擅道濟斥放凡在腹心悉懷疑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殄寇逆必乘戰

勝之威建立功勲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末賔者義隆而已今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從

太武帝末年蕭衍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左僕射郭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為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

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雷邁遄令撲討擒斬之勲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茍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玁狁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懐寧敢自嘿并宜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

文成帝時定陽侯曹安表曰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

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穆使晉王伏羅高涼王那再征之竟不能剋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爲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爲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覊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爲澆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詔從之

獻文帝時蠕蠕犯塞帝引見羣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粮無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遣將軍追擊破之必矣中曹給事中張白澤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蹤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宼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安於近毒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鑾輿親動賊必望麾崩散寧容仰挫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帝從之

遂大破虜衆

孝文帝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輔國大將軍李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實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粮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帝曰一同之

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中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

帝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脩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擕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兵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

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絶矣壽陽盱眙淮隂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粮運難可克又欲脩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隂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

忠勇雖奪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過江表無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剋以今比昔事無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其可徙置淮

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高閭爲給事中又上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

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侍中趙郡公陳建與侍中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案表曰皇天輔德命

集大魏臣等父祖翼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
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
寵遂荷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
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水驚寐實懷慚負至於頋天
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横噬馬㲋南據奄
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隅望秩之敬青徐
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䰘齔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武
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

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
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
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茍歷運響從則吳會
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
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
乞速施行脫悟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
祖嘉之

時議伐蕭賾黄門侍郎盧淵表曰臣誠識不周覽頗尋典籍自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決勝行陣之間者勝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生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晉世吳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絶然猶君臣恊謀垂數十載逮孫皓暴戾上下攜爽水陸俱進

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燼政虐役繁又支屬相圖
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
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
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粮士有
飢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
後鳴鑾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土戴賴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八